

马大姐的幸福

◇ 尚庆海

马大姐是我住的单元的保洁员,50岁出头。我住进这个小区时,马大姐就在这里做保洁,距离现在已经十几年了。那时,30多岁的她在小区里做保洁,我有些不可思议。

我是从住在同一单元的余大妈口中得知马大姐的故事的。

马大姐的丈夫叫大壮,是二婚,带着一个男孩。大壮结婚前,有人撮合过马大姐和大壮,那时大壮家境优渥,他的父母看不上长得粗糙的马大姐。心灰意冷的马大姐一直没找对象,直到大壮离婚,马大姐似乎又看到了希望。

大壮离婚后,他的母亲得了癌症,掏空了家里的积蓄,可马大姐并不在意,她主动找到大壮,说没妈的孩子太可怜,她

想给孩子当妈。就这样,马大姐和大壮结了婚。

马大姐嫁过去后,把大壮的儿子当成亲生儿子养。

儿子该上小学的时候,马大姐看到村里的孩子都去城里上学,就和大壮商量,让儿子也去城里读书,他们去城里打工赚钱。儿子上了城里的一所小学,大壮去城里的工地做钢筋工。

他们在城里租了一个单间,只有十几平方米,一家三口住得挤挤挨挨。马大姐想在附近小区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,于是就去附近小区打听。她找到物业,刚好碰到有位保洁员干了两天想辞职,那位保洁员要两天的工资,物业经理不给结,双方僵持不下。马大姐小声问:

“我接着干中不?”物业经理看马大姐年轻力壮,就答应了。

马大姐指着那位要辞职的保洁员说:“我接替她干活,给我结工资的时候,她干的那两天也得一起结了。”物业经理一口答应了。马大姐问那位要辞职的保洁员:“两天工资多少钱?”那位保洁员没好气地说:“一百。”马大姐从兜里掏钱,数了100元递给那位保洁员,保洁员一时愣住了。当时干保洁,一个月工资只有800元。

马大姐没找到房子,误打误撞找了一份工作。老家的亲戚劝她:“年纪轻轻干啥不好?去小区里扫啥楼梯?”马大姐笑呵呵地说:“这工作和我有缘。”

工作时,马大姐碰到余大妈,闲聊时

自嘲道:“我这辈子,老头是人家不要的,儿子是人家不要的,这个工作也是人家不要的,就连家里的那些家具都是二手的。”

一次,我下楼碰到马大姐,她的脸上带着笑。我问:“马大姐,有啥喜事这么高兴?”马大姐乐呵呵地说:“我儿子考上了研究生,还谈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。”我连忙道喜,马大姐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

那天我下班回家,在楼梯口,余大妈在和打扫卫生的马大姐聊天,余大妈说:“你看看你,多幸福,老头疼,儿子亲,多少人表面光鲜,里子和你差远了。”

马大姐抬头对余大妈笑,那笑里,满满的都是幸福。



长桥卧波

徐波 摄

人迹板桥霜

◇ 刘年贵

读唐诗《商山早行》,我不由得想起儿时寒冬清晨,和父亲挑着沉重的担子,走过山间一座座木桥的情形。

当第三遍鸡鸣响起时,父亲和我已经走出了村子,肩上挑着木炭、红薯或者黄豆,为的是尽早赶到集市上,卖个好价钱。夜里降了一场大霜,四下里白茫茫的。父亲和我一路踩着白霜,肩上的担子也在咯吱咯吱地晃动着,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村口小河边。河上有一座木桥,所谓木桥,其实就是用几根杉木做成的一个木排。

我的故乡在小山村,周围多溪流和山涧,为了方便出行,山里人就地取材,架上稍作处理的杉木就是木桥。往日子里通过木桥时,畅行无阻,如履平地。可对于在霜雪天肩挑重担的我们来说,简直是“步步惊心”。

父亲停下脚步,看了看白皑皑的桥面,上面没有行人足迹,桥面的缝隙还结了冰。桥两侧没有护栏,在上面行走,稍有不慎便会滑倒,甚至滚落到河里,如若这样,肩上的货物受损不说,我们也会冻病。父亲神色凝重地放下担子,整了整衣襟,一脸严肃地嘱咐我:“过桥时踩着我的脚印走。”我点点头。

父亲将担子挑在肩上,缓缓抬起前脚踏在木桥上,他身体前倾,好像要把全身的力量聚集在那只脚上。他用力挪动着踏在桥面上的那只脚,确定不会打滑了,才放心地抬起后脚往前踏过去。当行至桥中央时,桥微微下弓,父亲异常谨慎,每一步都走得很缓慢,也很沉重。我感觉他肩上挑的不是担子,而是一座大山,我甚至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声。

行至桥尾时,父亲的神情轻松了许多,

最后一步,他甚至从桥上纵身跳到了路面上。到了对岸,我们回头看着身后那一串脚印,每一处脚印都是一次心惊胆战的考验。直到这时,我才感觉全身冷飕飕的,过桥时惊出了一身汗,只是当时没有发觉。

行至山涧独木桥时,父亲会从路边折一根粗树枝当拐杖,让我在后面紧紧拉住他的衣襟,他在前面拄着木杖,边走边探路。一小段距离往往会耗费很长时间,走到对岸时往往已经精疲力竭。

太阳出来后,我冻得通红的脸颊和双耳慢慢有了知觉。

多年以后,我才懂了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的含义,这句诗描绘的不仅是寒冬清晨的美丽景致,更是一种艰辛的生活。这种艰辛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可能体会。

周日上午,我在家里收拾家务。到了中午,我犯了难,做什么午饭呢?

忽然,我想起周六买了一根白萝卜,便决定炸白萝卜丸子。我先把白萝卜洗干净,用擦丝器把萝卜擦成细丝,放到案板上剁了剁,又切了葱花、姜末,撒上适量的十三香和花椒面,打入两个鸡蛋,加入适量的盐,搅拌均匀,最后撒面粉,边撒边搅拌,直到能用手挤成丸子为止。之后,我起锅烧油,油七成热时开始下丸子,转中火炸至金黄色。不一会儿,丸子炸完了,金黄色的丸子外酥里嫩,香而不腻。可我最满意的是丸子都没有“开花”。

这时,我想起小时候,母亲炸丸子的惊险场景。那时候生活艰苦,除了过年,平时很少炸丸子。我们姐弟五个听到母亲要炸丸子,兴奋得不得了,一个劲儿地催着母亲快点炸,所以丸子面醒发的时间便短了很多。

父亲烧锅,油热以后,母亲左手抓着面一挤,右手配合着挖丸子下锅。可能是火太大,油温太高,丸子下锅不久就“开了花”,然后“跳”起来,随后落入锅中,热油也随着丸子的下落溅出了锅。有的丸子落在了灶台上,有的落在了地上,油也四处乱溅。

奶奶让母亲赶快离开灶台,指挥着我们五个也远离灶台。父亲手疾眼快,用锅盖盖上锅,随即从水缸里舀水,把火浇灭。我们五个吓坏了,面面相觑。直到丸子在锅里消停了,父亲才把锅盖拿开。母亲捞出“开花”的丸子,把油盛到油罐里,将剩下的丸子面烙成了饼。

后来,我听说东院四大娘每次炸丸子,丸子都会“跳”,她儿媳(秀成嫂子)每次都戴着草帽、披着围裙帮四大娘烧火。

随着日子越过越好,炸丸子也成了家常便饭。可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炸丸子时,母亲只要让我帮忙烧火,我就像秀成嫂子那样做好防护:戴上草帽、披上围裙,默默地蹲在灶火窝里烧火,直到母亲把丸子炸完,我悬着的心才能落地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

炸丸子

◇ 孟庆儒